

聊齋自誌

寂寂無聞之感而為驢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或癡自鳴天籟不

非不爾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筆宗述以成偏久之四方

同人又以卸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其非化外事或奇於

斷髮之御覽在眼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崇九北道狂圖難辭永托曠

懷病且不詳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術頭或涉虛聽而三生石

上願悟前因放後之言有未可際以人廢者松髻孤時先入人夢一病瘡

多不世之權知則

會校會注會評本

聊齋志異

402501

燈頭自念勿亦而壁人果是吾前身耶益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

風揚揚隨竟成藩圃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夢燈

docsriver 文川網
入駐商家 古籍书城
在文川網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

張友鶴輯校

聊齋志異

會校會注會評本（下）

中華書局

卷

九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邵臨淄

臨淄某翁之女，太學李生妻也。未嫁時，有術士推其造，決其必受官刑。翁怒之；既而笑曰：『妄言一至於此！無論世家女必不至公庭，豈一監生不能庇一婦乎？』既嫁，悍甚，指罵夫婿以爲常。李不堪其虐，忿鳴於官。邑宰邵公准其詞，簽役立勾。翁聞之，大駭，率子弟登堂，哀求寢息。弗許。李亦自悔，求罷。公怒曰：『公門內豈作輟盡由爾耶？必拘「校」青本下有實字。審！』既到，略詰一二言，便曰：『真悍婦！』杖責三十，臀肉盡脫。

異史氏曰：『公豈有傷心於閨闈耶？』

「但評」欲甘心於悍婦，稍稍有丈夫氣者皆然，固不必有傷心於閨闈也。至未嫁時而已決其必受官刑，豈悍婦亦生命註定，彼實不能自主耶？

此等事不忍聞，亦不忍言。

何怒之暴也！然邑有賢宰，里無悍婦矣。誌之，以補「循吏傳」之所不及者。」

于去惡

北平陶聖俞，名下士。順治間，赴鄉試，寓居郊郭。偶出戶，見一人負笈偃蹇，似卜居未就者。略詰之，遂釋負於道，相與傾語，言論有名士風。陶大說之，請與同居。客喜，攜囊入，遂同棲止。客自言：「順天人，姓于，字去惡。」以陶差長，兄之。于性不喜游矚，「何註」矚音燭，視也。晉書，桓溫傳：眺矚中原。」常獨坐一室，而案頭無書卷。陶不與談，則默臥而已。陶疑之，搜其囊篋，筆研之外，更無長物。怪而問之。笑曰：「吾輩讀書，豈臨渴始掘井，「呂註」朱柏廬治家格言：宜未雨而綢繆，勿臨渴而掘井。」耶？」「馮評」今之試士，酒食遊戲相徵逐，臨渴不解掘井，又將如何？」一日，就陶借書去，閉戶抄甚疾，終日五十餘紙，亦不見其摺疊成卷。竊窺之，則每一稿脫，則「校」青本作輒。燒灰吞之。愈益怪焉，詰其故。曰：「我以此代讀耳。」「但評」入闈之先，要在靜養，筆墨之外，更無長物，可知非臨渴始掘井者，真讀書人自應如是。至燒書吞灰，以此代讀，即令果有其術，亦惡足傳。」便誦所抄書，頃刻數篇，一字無訛。陶悅，欲傳其術；「馮評」後生懶讀，輒欲效之，滿腹黑灰而已。」于以爲不可。陶疑其吝，詞涉誚讓。于曰：「兄誠不諒我之深矣。欲不言，則此心無以自剖；驟言之，

又恐驚爲異怪。「校」青本奈何？』陶固謂：『不妨。』于曰：『我非人，是「校」青本鬼耳。今

冥中以科目授官，七月十四日奉詔考簾官，十五日士子入闈，月盡榜放矣。』陶問：『考

簾官爲何？』「校」青本曰：『此上帝慎重之意，無論烏吏鼈官，「何註」烏吏鼈官，少吳金天氏以皆考

之。「馮評」李贄罵世，許伯哭世。能文者以內簾用，不通者不得「校」青本與焉。蓋陰之有諸神，猶陽之有守、

令也。得志諸公，目不覩墳、典，不過少年持敲門磚，「呂註」古諺語：敲門磚不直錢。「何註」敲門磚，言必應也。江左謂小試以清淺文應之爲敲門磚。

獵取功名，門既開，則棄去；再司簿書十餘年，卽文學士，胸中尙有字耶！「但評」一行作吏，此風塵之

所以可歎也。陽世所以陋劣倖進，而英雄失志者，惟少此一考耳。「馮評」順治中未有考簾之說，今考矣，雖無烏吏鼈官，拋去敲門磚，簿書十數年，

黃白滿前，利欲熏心，其中有無與否，未可知也。「但評」今之考簾官甚嚴矣，而未免英雄失志，其故安在？○持磚敲門，門開磚棄。胸中無一字，縱日事簿書，吾不知其操何術以從事矣，況更有目不識丁者乎？夫學古而後入官，民人社稷，非以爲學也。大官

大邑，不可使學者治之也，不學無術，識者譏之，卜子夏之諄諄於仕而優者，非爲其一行作吏，此事遂廢，而不殖將落之爲可虞哉？果有此一考，竊恐官衙爲之一空。陶深然之，由是益加敬畏。一

日，自外來，有憂色，歎曰：『僕生而貧賤，自謂死後可免；不謂迤邐「何註」迤邐，行不進貌。先生

「校」青本無上二字。相從地下！』「校」青本下有矣字。陶請其故。曰：『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王，簾官之考遂罷。

數十年游神耗鬼，雜入衡文，吾輩寧有望耶！』陶問：『此輩皆誰何人？』曰：『卽言

之，君亦不識。略舉二二人，大概可知：樂正師曠，「何註」師曠，晉平公臣，無目。司庫和嶠是也。「呂註」晉書，杜預

傳：預常稱王濟有馬癖，和嶠有錢癖。武帝聞之，謂預曰：卿有何癖？曰：臣有左傳癖。○和嶠字長輿，汝南西平人。為黃門侍郎。家產豐富，然性至吝，以是獲譏於世，故社預以為有錢癖也。○「馮評」一箇眼睛，一箇要錢。僕自念命

不可憑，文不可恃，不如休耳。」「但評」遊神耗鬼，雜入衡文；以師曠、和嶠輩操棄取之權，所當鑑者自有所在，豈惟文不可恃，亦且命不可憑矣。地下亦竟如是哉！言已快

快，遂將治任。陶挽而慰之，乃止。至中元「呂註」按七月十五日為中元節。之夕，謂陶曰：「我將入闈。煩

於昧爽時，持香炷於東野，三呼去惡，我便至。」乃出門去。陶沽酒烹鮮以待之。東方

既白，敬如所囑。無何，于偕一少年來。問其姓字。于曰：「此方子晉，是我良友。適

於場中相邂逅。聞兄盛名，深欲拜識。」同至寓，秉燭為禮。少年亭亭似玉，意度謙

婉，陶甚愛之。便問：「子晉佳作，當大快意？」于曰：「言之可笑！闈中七則，「校」青本作題。

作過半矣；細審主司姓名，裹具徑出。奇人也！」「馮評」尹和靖先生應舉，因發策不善，不對而出，子晉亦爾耶？「但評」與其被黜，不如徑出。○審主司姓名，

不復終場而裹具徑出，省得一番痛哭，可稱識時勢者。陶扇「校」青本作扇。○「何註」煽音扇，使火熾盛也。爐進酒，因問：「闈中何題？去惡魁解否？」

于曰：「書藝、經論各一，夫人而能之。策問：「自古邪僻固多，而世風至今日，奸情醜

態，愈不可名，不惟十八獄「呂註」見西遊記。所不得盡，抑非十八獄所能容。是果何術而可？或謂

宜量加一二獄，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。其宜增與、否與，或別有道以清其源，「但評」切中時事，婉而多風。

爾多士其悉言勿隱。」「馮評」友人戲為之對曰：十八獄之說尚矣，從古善人少而惡人多，善不盡賞，賞一善而凡為善者知勸。惡不盡罰，罰一惡而凡為惡者知懲。則十八獄已無憂其不能盡，不能容矣。惟界乎不善不惡之

間，而將入於去善即惡之途。量加之說不爲無見，是宜更設二獄：一以位天下之大言不慚者於冥冥之中，庶人也知有羞恥之萌；一以位天下之花面逢人者於寂寂之地，庶他生更無夏畦之苦。去其驕而剛惡不形，去其諂而柔惡不著，斯無傷於上帝好生之心，而並有以清其源歟？「但評」策問奇而正，闢而確，惜未觀其自謂痛快之條對耳。弟策雖不佳，頗爲「校」青本痛快。

「何評」策問奇而正，闢而確，惜未觀其自謂痛快之條對耳。表：「擬天魔」「何註」觀音經：天魔外道，恐殄滅，賜羣臣龍馬「何註」龍馬，馬高八尺以上爲龍。天衣有差。」次則「瑤臺應制詩」、「西池桃花」「何

西池桃花，西王母處勝境。賦」。此三種，自謂場中無兩矣！」言已鼓掌。方笑曰：「此時快心，放兄獨步

「呂註」後漢書，戴良傳：同郡謝季孝問曰：子自視天下，孰可爲比？良曰：我若仲尼長東魯，大禹出西羌，獨步天下，誰與爲偶！矣；數辰後，不痛哭始爲男子也。」「但評」每至三年，有數

十萬不得爲男子者。天明，方欲辭去。陶留與同寓，方不可，但期暮至。三日，竟不復來。陶使于

往尋之。于曰：「無須。子晉拳拳，非無意者。」日既西，方果來。「校」青本出一卷授陶，

曰：「三日失約，敬錄舊藝百餘作，求一品題。」陶捧讀大喜，一句一贊，略盡一二首，

遂藏諸笥。談至更深，方遂留，與于共榻寢。自此爲常；方無夕不至，陶亦無方不權

也。一夕，倉皇而入，向陶曰：「地榜已揭，于五兄落第矣！」于方臥，聞言驚起，泫

然流涕。二人極意慰藉，涕始止。然相對默默，殊不可堪。「但評」非過來人，不能得知如此真切。當事者泫然流涕，旁觀者極意慰藉，既而

相對默默，殊不可堪。先生久嘗此味，故言之更爲親切。方曰：「適聞大巡環張桓侯將至，恐失志者之造言也；不然，文場

尙有翻覆。」于聞之，色喜。陶詢「校」青本其故。曰：「桓侯翼德，「何評」翼當作益。三十年一巡陰

曹，三十五年一巡陽世，兩間之不平，待此老而一消也。」

「馮評」人知桓侯好武，不知將軍能文，刁斗銘至今尚在。紀曉嵐詩云：慷慨橫歌百戰餘，

桓侯筆札定然疎，那知搨本摩崖字，車騎將軍手自書。謂刁斗銘桓侯書也。「但評」兩間不平之事極多，大巡環三十五年乃來，則不平之無可消者不知凡幾。

乃起，拉

「校」青本作扯。

方俱去。兩夜始

返，方喜

「校」青本無喜字。

謂陶曰：「君不賀五兄耶？桓侯前夕至，裂碎地榜，

「但評」裂碎地榜，快人快事，有如當年。

榜上

名字，止存三之一。

「但評」裂碎地榜，三分存一，遺卷得薦已多至二分，此誠破例之舉，最快人心之事矣。特不知此裂去之二，究竟作何處置。游魂耗鬼之儼然衡文者，又將作何處分。

大巡環想必不遺餘力也。

徧閱遺卷，得五兄甚喜，薦作交南巡海使，且晚輿馬可到。」陶大喜，置酒稱賀。酒數

行，于問陶曰：「君家有閒舍否？」問：「將何爲？」曰：「子晉孤無鄉土，又不忍恣然

於兄。弟意欲假館相依。」陶喜曰：「如此，爲幸多矣。卽無多屋宇，同榻何礙。但有

嚴君，

「呂註」易，家人：家人有嚴君焉。父母之謂也。

須先關白。」于曰：「審知尊大人慈厚可依。兄場闈有日，子晉

如不能待，先歸何如？」

「校」青本作如何。

陶留伴逆旅，以待同歸。次日，方暮，有車馬至門，

接于蒞任。于起握手曰：「從此別矣。一言欲告，又恐阻銳進之志。」問：「何言？」

曰：「君命淹

「校」青本作偃。

蹇，生非其時。此科之分十

「校」青本作亦十分。

之一；後科桓侯臨世，公道

初彰，十之二；三科始可望也。」陶聞，欲中止。于曰：「不然，此皆天數，卽明知不

可，而註定之艱苦，亦要歷盡耳。」

「馮評」功名有命，然註定艱苦，雖歷盡乃得。予嘗以此告同人。「但評」雖曰科名有定，而註定之艱苦一分不曾歷盡，則有定者亦未必得。茫茫苦海奔波

者，又焉知註定之數何時歷盡耶？然亦有未嘗學問，而自少至壯，自壯至老，矮屋中其歷數百日而猶未肯休者，又其自尋苦惱，而非天數之註定也。

又顧方曰：『勿淹滯，今朝年、月、

日、時皆良，卽以輿蓋送君歸。僕馳馬自去。』方忻然拜別。陶中心迷亂，不知所囑，

但揮涕送之。見輿馬分途，頃刻都散。始悔子晉北旋，未致一字，而已無及矣。三場

畢，不甚滿志，奔波而歸。入門問子晉，家中並無知者。因爲父述之。父喜曰：『若然，

則客至久矣。』先是陶翁晝臥，夢輿蓋止於其門，一美少年自車中出，登堂展拜。訝問

所來。答云：『大哥許假一舍，以入闈不得偕來。我先至矣。』言已，請入拜母。翁方謙

卻，適家媪入曰：「校」青本『夫人產公子矣。』恍然而醒，大奇之。是日陶言，適與夢符，

乃知兒卽子晉後身也。父子各喜，名之小晉。兒初生，善夜啼，母苦之。陶曰：『倘是

子晉，我見之，啼當止。』俗忌客忤，「何註」客忤，小兒見生客病也。故不令陶見。母患啼不可耐，乃呼陶

入。陶鳴「校」青本之曰：『子晉勿爾！我來矣！』兒啼正急，聞聲輟「校」青本止，停睇不

瞬，如審顧狀。陶摩頂「呂註」南史，徐陵傳：陵母臧氏，嘗夢五色雲化爲鳳，集左肩上，已而誕陵。年數歲，家人攜

嘗召問禁中事。仁宗生，晝夜啼不止。道者摩其頂曰：莫叫莫叫，何如當初莫笑？啼遂止。○一統志：宋真宗時，有婁道者逆知吉凶，而去。「校」青本自是竟不

復啼。數月後，陶不敢見之；一見，則折腰索抱，走去，則啼不可止。陶亦狎愛之。四

歲離母，輒就兄眠；

「但評」原有同榻之約。

兄他出，則假寐以俟其歸。兄於枕上教毛詩，

「呂註」史記：正義：河間獻王博

士毛公善說詩，獻王號之曰毛詩。○詩譜：大毛公亨為訓詁傳於其家，河間獻王得而獻之，以小毛公萇為博士。然則大毛公為傳，小毛公題之曰毛也。○按：漢毛亨治詩，作訓詁傳，以授從子萇，時稱亨為大毛公，萇為小毛公，各其詩曰毛詩。誦聲

呢喃，

「何註」呢喃，喻聲低難辨也。

夜盡四十餘行。以子晉遺文授之，欣然樂讀，過口成誦；試之他文，

不能也。八九歲，眉目朗徹，宛然一子晉矣。陶兩入闈，皆不第。丁酉，文場事發，簾

官多遭誅遣，

「馮評」順治十四年丁酉尋出實證

來，虛虛實實，真假真真，先生之文不可測也。陶下科中副車，尋貢。遂灰志前途，隱居教弟。常語人曰：「吾有此

樂，翰苑不易也。」

「但評」果有佳弟，怡怡之樂，豈翰苑所能易哉。

異史氏曰：「余每至張夫子廟堂，瞻其鬚眉，凜凜有生氣。

「呂註」世說：庾道季云：廉頗、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，凜凜恆如有生氣。

又其生平啞啞

「何註」啞啞音飲亞。史記索隱：啞啞，懷怒氣，叱咤發怒聲。此啞啞二字難解，恐誤。

如霹靂聲，

「校」青本無聲字。○「呂註」見蜀志。

矛馬所至，無不大

快，出人意料。世以將軍好武，

「呂註」杜甫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詩：將軍不好武，稚子總能文。

遂置與絳、灌伍；

「呂註」史記：淮陰侯列傳：遂械繫信

至洛陽，赦信罪，以為淮陰侯。信知漢王畏惡其能，常稱病不朝從。居常鞅鞅，羞與絳、灌等列。注：周勃封絳侯，灌謂灌嬰。○按：楚漢春秋曰：漢已定天下，論羣臣破敵禽將，活死不衰，絳灌、樊噲是也。功名立，臣為爪牙，世世相屬，百世無邪，絳侯

周勃是也。是絳灌自一人，非絳侯與灌嬰。○「何註」絳，縣名，周勃封絳侯。灌，姓，灌嬰也，亦漢功臣。伍，謂置與絳、灌無文者為伍也。

寧知文昌事繁，須侯固多哉！嗚呼！三

十五年，來何暮也！」

「何註」後漢廉范字叔度，為成都太守。民歌之曰：廉叔度，來何暮。○「馮評」先生老於文場，持論至此，如聞嗚咽。

王阮亭云：『數科來關節公行，非噉名卽壟斷，脫有桓侯，亦無如何矣。悲哉！』
〔校〕此據抄本，青本無此段。

〔何評〕張爲朱鳥七宿正位離明，故文昌、桓侯皆張姓，文場事須大巡環何疑。

狂生

劉學師言：「濟寧有狂生某，善飲；家無儋石，

「何註」儋音擔，負荷也。又齊名小邳爲儋石，受一斗。晉書，劉毅傳：家無儋石之儲。

而得

錢輒沽，殊不以窮厄

「校」青本作厄窮。

爲意。值新刺史蒞任，善飲無對。聞生名，招與飲而悅之，

時共談宴。生恃其狎，

「但評」爲其能飲而狎之，交之不以其正也，生之驕倨，亦其自取。

凡有小訟求直者，輒受薄賄，爲之緩頰；

刺史每可其請。生習爲常，刺史心厭之。一日早衙，持刺登堂。刺史覽之微笑。生厲聲

曰：「公如所請，可之；不如所請，否之。何笑也！聞之：士可殺而「校」青本無而字。不可辱。他

固不能相報，豈一笑不能報耶！」言已，大笑，聲震堂壁。刺史怒曰：「何敢無禮！寧

不聞滅門令尹耶！」生掉臂

「校」青本作拂袖。

竟下，大聲曰：「生員無門之可滅！」刺史益怒，執

之。訪其家居，則並無田宅，惟攜妻在城堞上住。刺史聞而釋之，但逐不令居城垣。

「校」青本作堞。○「但評」以笑報笑，適得其宜，聲震堂壁，斯過當矣。然而共談宴時，其笑亦必有如此者矣。以此而滅其門，亦未免過當。

朋友憐其狂，爲買數尺地，購斗室焉。

入而居之，歎曰：「今而後畏令尹矣！」

異史氏曰：「士君子奉法守禮，不敢劫人於市，南面者奈我何哉！然仇之猶得而加

者，徒以有門在耳；夫至「校」青本下有於字。無門可滅，則怒者更無以加之矣。噫嘻！此所謂「貧賤

驕人」者耶！獨是君子雖貧，不輕干人，乃以口腹之累，「呂註」世說：閔仲叔老病家貧，不能得肉，日買豬肝一片，屠或不肯與。安邑令聞之，勅吏

常給。仲叔嘆曰：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！遂去客沛。喋喋公堂，品「校」青本品上有亦字。斯下矣。雖然，其狂不可及。」「呂註」南史，顏延之傳：文帝嘗召延

之，傳詔頻不見，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，了不應對。他日醉醒，乃見帝。嘗問以諸子才能，延之曰：竣得臣筆，測得臣文，奂得臣義，躍得臣酒。何尙之嘲曰：誰得卿狂？答曰：其狂不可及。○按：竣早有文集行於世，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，官至江夏王大司馬

錄事參軍，奂明帝時擢爲中書侍郎。

激 俗

校激，此據遺本，抄本作微。

激人多化物類，出院求食。有客寓旅邸時，見羣鼠入米盎，驅之即遁。客伺其入，

驟覆之，瓢水灌注

校遺本作盈。

其中，頃之盡斃。主人全家暴卒，惟一子在。訟官，

校遺本作客。

官

原而宥之。

校青本無此篇。

鳳仙

劉赤水，平樂人，少穎秀。

「何註」穎秀，聰穎文秀也。

十五入郡

「校」青本作縣。

庠。

父母早亡，遂以游蕩自

廢。

「但評」父母俱亡，遂以游蕩自廢，雖穎秀，其可恃乎？室中不有仙人，則拳大酸壻，亦終老死破窰耳。

家不中貲，而性好修飾，衾榻皆精美。一夕，

被人招飲，忘滅燭而去。酒數行，始憶之，急返。聞室中小語，伏窺之，見少年擁麗者

眠榻上。宅臨貴家廢第，恆多怪異，心知其狐，亦「校」青本亦不恐。入而叱曰：「臥榻豈容

鼯睡！」「呂註」宋史：太祖使曹彬圍金陵，江南主李煜求徐鉉入奏，乞罷兵。上曰：「何註」鼯音酣。二人惶遽，抱衣赤身遁去。

遺紫紈袴一，帶上繫針囊。「但評」紈袴已足，而必兼及針囊者，下文有金釧，有繡履，有鏡，不如此不足以稱之。大悅，恐其「校」青本無其字。竊去，藏衾

中而抱之。「但評」以袴要婚，一篇文俱從此結構而成。俄一蓬頭婢自門罅入，向劉索取。劉笑要償。婢請遺以

酒，不應；贈以金，又不應。婢笑而去。旋返曰：「大姑言：如賜還，當以佳耦爲報。」

劉問：「伊誰？」曰：「吾家皮姓，大姑小字八仙，共臥者胡郎也；二姑水仙，適富川丁

官人；三姑鳳仙，較兩姑尤美，自無不當意者。」劉恐失信，請坐待好音。婢去「校」青本下有久之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復返曰：『大姑寄語官人：好事豈能猝合？適與之言，反「校」青本遭詬厲；但緩時日以

待之，吾家非輕諾寡信者。「呂註」老子：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劉付之。過數日，渺無信息。薄暮，自外

歸。閉門甫坐，忽雙扉自啓，兩人以被承女郎，手捉四角而入，「但評」送新人至人新樣。曰：『送新人至

矣！』「馮評」來得突。笑置榻上而去。近視之，酣睡未醒，酒氣猶芳，頰顏醉態，傾絕人寰。喜

極，爲之捉足解襪，抱體緩裳。而女已微醒，開目見劉，四肢不能自主，但恨曰：『八

仙淫婢賣我矣！』劉狎抱之。女嫌膚冰，微笑「但評」微醒而恨，只曰，淫婢賣我，且復微笑，亦穎秀修飾得力處。文於吞吐間，形容得出。曰：『今

夕何夕，見此涼人！』劉曰：『子兮子兮，如此涼人何！』遂相歡愛。既而曰：『婢子無

恥，玷人牀寢，而以妾換袴耶！必小報之！』從此無「校」青本夕不至，綢繆甚殷。袖中出

金釧一枚，曰：『此八仙物也。』又數日，懷繡履一雙來，珠嵌金繡，工巧殊絕，且囑劉

暴揚之。「但評」本欲借袴引出繡履，猶嫌其率，卻先以金釧襯之，遂令文勢曲折而更多情趣。○金釧一枚，襯出繡履一雙，以

其件件都是實事，幾忘其專以影裏情郎，畫中愛寵二句，憑空撰出書中黃金屋，書中顏如玉一篇議論文字。劉出誇示親

賓。求「校」青本觀者皆以貲酒爲贄，由此奇貨居之。「馮評」楊妃馬嵬坡下羅襪，土人得之，觀者人給一錢。女夜來，作「校」青本

別語。怪問之，答云：『姊以履故恨妾，欲攜家遠去，隔絕我好。』劉懼，願還之。

字。

女云：『不必，彼方以此挾妾，如還之，中其機矣。』「但評」靈警異，常，老成持重。劉問：『何不獨留？』

曰：『父母遠去，一家十餘口，俱託胡郎經紀，若不從去，恐長舌婦「何註」長舌，謂能言也。詩，大雅：婦有長舌，爲厲之階。

造黑白也。』從此不復至。踰二年，思念綦切。偶在途中，「校」青本無中字。遇女郎騎款段馬，老

僕鞚之，摩肩過；反啓障紗相窺，丰姿豔絕。頃，一少年後至，曰：『女子何人？似頗

佳麗。』劉亟「校」青本作極，通亟。贊之。少年拱手笑曰：『太過獎矣！此卽山荆也。』劉惶愧謝過。少

年曰：『何「校」青本何上有此字。妨。但南陽二葛，君得其龍，「呂註」世說：諸葛瑾與弟亮，從弟誕，並有盛名，各事一國。人謂蜀得其龍，吳得其虎，魏得其狗。○按，萬姓統

譜：諸葛，殷時侯國葛伯之後，舊居瑯邪，徙陽都，先有葛在，時人謂之諸葛。吳書亦云：諸葛瑾字子瑜。區區者又何足

道！』劉疑其言。少年曰：『君不認竊眠臥榻者耶？』劉始悟爲胡。「但評」有兩生同時考劣等而被斥者，後聯姻相見，皆訝曰：

似何處相晤來。沉吟久之，相與點首曰：哦哦。情態亦如是。敘僚壻「呂註」懶真子：爾雅曰兩壻相謂爲亞，今江東呼爲僚壻。之誼，嘲謔甚歡。少年曰：『岳新歸，

將以「校」青本作一。省覲，可同行否？』劉喜，從入縈山。——山上故有邑人避難之宅——女下

馬入。少間，數人出望，曰：『劉官人亦來矣。』入門謁見翁媪。「校」青本作媪。又一少年先在，

靴袍炫美。翁曰：『此富川丁壻。』並揖就「校」青本作卽。坐。少時，酒炙紛綸，談笑頗洽。翁

曰：『今日二壻並臨，可稱佳集。又無他人，可喚兒輩來，作一團圍之會。』俄，姊妹俱

出。翁命設坐，各傍其壻。八仙見劉，惟掩口而笑；「何註」嘲弄，嘲笑玩弄也。水仙貌少亞，而沉重溫克，滿座傾談，惟把酒含笑而已。於是履舄交錯，蘭麝熏人，飲酒樂甚。

劉視牀頭樂具畢備，遂取玉笛，請為翁壽。翁喜，命善者各執一藝，因而合座爭取；惟

丁與鳳仙不取。八仙曰：「丁郎不諳可也；汝寧指屈「校」青本 作屈指。不伸者？」因以拍板擲鳳仙

懷中，便串繁響。「何註」串響，所謂絡繹不絕也。翁悅曰：「家人之樂極矣！兒輩俱能歌舞，何不各盡「校」青本 本作進。

所長？」八仙起，捉水仙曰：「鳳仙從來金玉其音，不敢相勞；「但評」破箬一折，聲淚俱下，生出後半幅文字；此處却先說鳳仙從來

金玉其音，不敢相勞，文愈曲折，愈顯出鳳仙之激烈也。」我二「校」青本 作兩。人可歌「洛妃」一曲。」二人歌舞方已，適婢以金盤進

果，都不知其何名。翁曰：「此自真臘攜來，所謂「田婆羅」也。」「呂註」北史，真臘列傳：在林邑西南，本扶南之屬國也。其王姓

剌氏，名質多斯那。異者有婆田羅樹，花、葉、實並似棗而小。因掬數枚送丁前。鳳仙不悅曰：「壻豈以貧富為

愛憎耶？」「但評」當應之曰：此常情耳，予何為獨不然。翁微哂不「校」青本 作未。言。八仙曰：「阿爹以丁郎異縣，故是客耳。

若論長幼，豈獨鳳妹妹有拳大酸壻耶？」「校」青本 作也。鳳仙終不快，解華妝，以鼓拍授婢，唱

「破箬」「呂註」按避暑錄云：呂文穆蒙正為父龜圖所逐，龍門寺僧識其貴人，延致寺中，鑿山岩為龜以居之，凡九年。後諸子即龜為祠堂，名曰肄業，富文忠為之記。今人以傳奇中有破箬之說，志書亦沿俗論，但言箬而不知有龜，並龍門寺僧亦湮

沒不傳，一折，聲淚俱下；「馮評」小作波致。昌黎詩曰：嗚嗚兒女語，恩怨相爾汝。金聖歎曰：如聞其聲。既闕，拂袖逕去，

可惜也。

「校」青本 一座爲之不懽。八仙曰：「婢子喬性。」「呂註」按：喬與驕通。禮，樂記：齊音敖辟喬志。○又音嬌，見莊子在宥篇。「何註」喬性，嬌性也。猶昔。」

「但評」鳳仙自是喬性，自是好勝；然世之無志上進者，皆關其甘讓入者耳。破釜一唱，夫夫也將何以爲情！乃追之，不知所往。劉無顏，亦辭而歸。至半途，

「校」青本 見鳳仙坐路旁，呼與並坐。曰：「君一丈夫，不能爲牀頭人吐氣。」「何註」李白上韓荆州書曰：不使白揚眉吐氣，

激昂青 耶？「但評」牀頭人欲吐氣，一羣也若被嚴誅，一笑也如膾上賞。以此策厲丈夫，真乃百發百中。」黃金屋自在書中，「但評」黃金屋自在書中，牀頭人以願好

爲之！』舉足云：「出門匆遽，棘刺破複履矣。所贈物，在身邊否？」劉出之。女取而

易之。劉乞其敵者。「但評」借乞敵履引出贈鏡，乃不突兀。」驪然曰：「君亦大無賴矣！幾見自己衾枕之

物，亦要懷「校」青本 作護。藏者？如相見愛，一物可以相贈。」旋「校」青本 無旋字。出一鏡付之曰：「欲見

妾，當於書卷中覓之；不然，相見無期矣。」「馮評」予最喜看李亞仙別目一齣，然彼猶太畏，家家有此鏡，士

矣。言已，不見。怊悵而「校」青本 作自。歸。視鏡，則鳳仙背立其中，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。

「但評」遠 而背。因念所囑，謝客下帷。一日，見鏡中人忽現正面，盈盈欲笑，「但評」近 而笑。益重愛「校」青 本作愛

重。之。無人時，輒以共對。月餘，銳志漸衰，游恆忘返。歸見鏡影，慘然若涕；「但評」近 而戚。

隔日再視，則背立如初矣。「但評」遠 而背。始悟爲己之廢學也。「但評」曲曲寫出，傳神繪影之筆。乃閉戶研讀，晝夜

不輟；月餘，則影復向外。自此驗之：每有事荒廢，則其容戚；數日攻苦，則其容笑。

於「校」青本作如。是朝夕懸之，如對師保。

「馮評」用成語，天然拍合。「但評」再用總寫，精神愈足。○朝夕懸之，如對師保，吾謂其有過之無弗及也。何者？設使師保教之，一舉而捷，未必曰：「今可以對我師保也，蓋鏡中人自有大作用在，自有真力量在，師保之嚴，何能及之。」如此二年，一舉而捷。喜曰：「今可以對我鳳仙矣！」攬鏡視之，見畫黛「何註」畫黛，以黛畫眉也。彎長，「但評」君爲吐氣，妾當揚眉。瓠犀微露，喜容可掬，宛「校」青本下有然字。在目前。愛極，

停睇不已。忽鏡中人笑曰：「影裏情郎，畫中愛寵，「呂註」西廂記：他做會影裏情郎，我做會畫中愛寵。今之謂矣。」

驚喜四顧，則鳳仙已在座右。「校」青本作後。握手問翁媪起居。曰：「妾別後，不曾歸家，伏處

巖穴，聊與君分苦耳。」「馮評」宋君分痛是至性，此女分苦是至情。「但評」能與分苦，然後可與共甘，此之謂賢內助。劉赴宴郡中，女請與俱；共乘

而往，人對面不相窺。既而將歸，陰與劉謀，僞爲娶於郡也者。女既歸，始出見客，經理家政。人皆驚其美，而不知其狐也。劉屬富川令門人，往謁之。遇丁，「馮評」節節相生，不另起爐灶。

殷殷邀至其家，款禮優渥。言：「岳父母近又他徙。內人歸寧，將復。當寄信往，並詣申賀。」「馮評」借丁口中帶敘，省力。劉初疑丁亦狐，及細審邦族，始知富川大賈子也。初，丁自別業暮

歸，遇水仙獨步。見其美，微睨之。女請附驥以行。丁喜，載至齋，與同寢處。櫺隙可入，始知爲狐。女「校」青本無女字。言：「郎無見疑。妾以君誠篤，故願託之。」丁嬖之，竟不復

娶。劉歸，假貴家廣宅，備客燕寢，洒「校」青本作灑。掃光潔。而苦無供帳；隔夜視之，則陳設

煥然矣。過數日，果有二十餘人，齎旗采酒禮而至，輿馬繽紛，填溢堦「校」青本巷。劉揖

翁及丁、胡入客舍；鳳仙逆嫗及兩姨入內寢。八仙曰：『婢子今貴，不怨冰人矣。』「但評」

冰人，却只感執袴。——釧履猶存否？』女搜付之，曰：『履則猶是也，而被千人看破矣。』「馮評」生下

八仙以履擊背，曰：『撻汝寄於劉郎。』「馮評」穀梁用來妙。但評劉郎此時背上必不關痛癢，蓋自朝夕對女師保以來，不比當年藏袴要償之劉郎矣。乃投諸火，

祝曰：『新時如花開，舊時如花謝；珍重不曾着，姮娥來相借。』水仙亦代祝曰：『曾經

籠玉笋，着出萬人稱；若使姮娥見，應憐太瘦生。』「呂註」歐陽修六一詩話：李白詩太瘦生，唐人語也。猶以生爲語助，作麼生，何似生之類皆是。鳳

仙撥火「校」青本曰：『夜夜上青天，一朝去所懽；留得纖纖影，徧與世人看。』「馮評」了結，又

詞都好。「但評」詼諧語，雅而趣。堆灰滿杵，眞足遍與世人看也。遂以灰捻杵中，堆作十餘分，望見劉來，托以贈之，但見繡履滿

杵，「馮評」又作弄。悉如故款。「何評」狡獪。「但評」固是鳳仙作弄，想亦千人精神所結而成。○主意只是收繳釧履耳，乃投諸火而祝，水仙亦代祝，已盡致矣；鳳仙忽撥灰捻堆杵而有無數之履，此無中生有，絕處求生之法也。

八仙急出，推杵墮地；地上猶有一二隻存者，又伏吹之，其跡「校」青本始滅。次日，丁以

道遠，夫婦先歸。八仙貪與妹戲，翁及胡屢督促之，亭午始出，與衆俱去。初來，儀從

過盛，觀者如市。「馮評」又生下。有兩寇窺見麗人，魂魄喪失，因謀劫諸途。偵其離村，尾之而

去。相隔不盈一矢，「校」此據青本，抄本作尺。馬極奔，不能及。至一處，兩崖夾道，輿行稍緩；追及

之，持刀吼咤，「何註」吼，牛鳴也。咤音吒，叱怒也。人衆都奔。下馬啓簾，則老嫗坐焉。「馮評」又弄鬼。方疑誤掠其

母；纔他顧，而兵傷右臂，頃已被縛。凝視之，崖並非崖，乃平樂城門也；「馮評」臨結出奇，後勁不竭。

輿中「校」青本下有人字。則李進士母，自鄉中歸耳。「何評」狹獢。一寇後至，亦被「校」青本無被字。斷馬足而繫之。

「校」青本下有門字。門丁「校」上二字，青本作李。執送太守，一訊而伏。時有大盜未獲，詰之，即其人也。明春，

劉及第。鳳仙以「校」以，青本作亦恐。招禍，故悉辭內戚之賀。劉亦更不他娶。及爲郎官，納妾，生

二子。

異史氏曰：「嗟乎！冷煖之態，仙凡固無殊哉！一少不努力，老大徒傷「呂註」顏延年長歌行：少壯不努

力，老大徒傷悲。惜無好勝佳人，作鏡影悲笑耳。吾願恆河沙數「呂註」彌陀經疏鈔：恆河在西域無熱河側，沙至微細，佛近彼河說法，故凡言多常取爲喻。○大智度

論：問恆河中沙有幾許？答云：一切算數所不能知，惟有佛及法身菩薩能知其數。一切仙人，並遣嬌女昏嫁人間，

則貧窮海中，少苦衆生矣。」「馮評」天上那有許多仙人，恐虛願難酬。

「何評」銳志攻苦，皆由於鏡中悲笑，豈好色之心，重於好名乎？然天下有志者少，無志者多，季子簡鍊揣摩，亦由於妻不下機一激之力，則閨中之人，正自不可少耳。

佟客

董生，徐州人。好擊劍，每慷慨自負。偶於「校」青本途中遇一客，跨蹇同行。與之

語，談吐豪邁。詰其姓字，云：「遼陽佟姓。」問：「何往？」曰：「余出門二十年，適

自海外歸耳。」董曰：「君遨遊四海，閱人綦多，曾見異人否？」佟曰：「校」青本「異人何

等？」董乃自述所好，恨不得異人之「校」青本傳。佟曰：「異人何地無之，要必忠臣孝子，

始得傳其術也。」「馮評」劍俠傳以忠孝二字作骨子，一語破的。董又毅「校」青本然自許；「但評」必忠臣孝子而後可以傳異術，非必得異

得異人所傳，主見已錯。○讀完一部廿二史，所謂平居慷慨自負者，我知之矣。忠臣孝子皆從至性熱血中出即出佩劍，彈

之而歌；又斬路側小樹，以矜其利。佟掀髯「何註」髯，俗髯字。在頤曰鬚，在頰曰髯。微笑，「但評」對門外漢因便借

觀。董授之。展玩一過，曰：「此甲鐵所鑄，爲汗臭所蒸，最爲下品。」「馮評」荆卿之劍，想亦如是。僕雖未

聞劍術，然有一劍，頗可用。」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，以削董劍，毳如瓜瓠，應手斜斷，

如馬蹄。董駭極，亦請過手，再三拂拭而後返之。「馮評」望猶河漢。邀佟至「校」至，青本家，堅留信

宿。叩以劍法，謝不知。董按膝雄談，惟敬聽而已。「馮評」大方。「但評」對井底蛙只有敬聽而已。更既深，忽聞隔院

紛拏。隔院為生父居，心驚疑。近壁凝聽，但聞人作怒聲曰：「教汝子速出即刑，便赦

汝！」少頃，似加撈掠，呻吟不絕者，真「校」青本其父也。生提戈欲往。「馮評」畫出膽怯。佟止之

曰：「此去恐無生理，宜審萬全。」「但評」止之妙，保全孝子不少。生皇然請教。「馮評」挂住脚。佟曰：「盜坐名相索，

必將甘心焉。君無他骨肉，宜囑後事於妻子；「但評」使之囑妻子，孝子作不成矣。我啓戶，為君警「校」青本廝

僕。」生諾，入告其妻。妻牽衣泣。「馮評」挂住脚。生壯念頓消，遂共登樓上，尋弓覓矢，以備

盜攻。倉皇未已，聞佟在樓簷上笑曰：「賊幸去矣。」「馮評」仙乎雲中看濁世，長嘯一聲歸去來。我亦大笑。「但評」葫蘆得妙。燭之已

杳。逡巡出，則見翁赴鄰飲，籠燭方「校」青本歸；惟庭前多編菅遺灰焉。「但評」恐無生理，宜審萬全，是對忠臣孝子議

論。皇然請教，是忠臣孝子主見。妻子牽泣，壯念頓消，是忠臣孝子轉關。挈眷登樓，弓矢備盜，置其親於不顧，是忠臣孝子作為。賊幸去矣，遂巡出矣，而翁歸矣，異人杳矣，是忠臣孝子實跡。慷慨自負者如是如是。乃知佟異人

也。「但評」乃知己空自負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忠孝，人之血性；古來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，其初豈遂無提戈壯往時

哉，要皆一轉念誤之耳。「馮評」理明分定性堅，故能於刀鋸鼎鑊從容赴之而無難。畏葸者固不足言，即以客氣乘之，亦略牽動之而不振矣。趙甌北詩云：平時每作千秋想，臨事方知一死難。名義重應甘白刃，

頭顱痛義顛黃冠。無事談忠義，臨危喪廉恥。名人如昔解縉「校」縉，青本作大紳。與方孝孺相約以死，而卒食其言；牧齋不足道，即草間偷活如梅村，幾人為之原諒哉！

〔呂註〕按：大紳名縉，江西吉水人。洪武中，舉庶吉士。文皇渡江時，與方孝孺、周是修、王良、吳溥、胡廣、胡靖約同死難；既而解使人覘胡廣動靜，見廣方問家人飼豬否。解聞而笑曰：「一豬尚不肯捨，況肯捨性命乎？蓋皆無意於死也。」後孝孺磔諸市，是修死之，良閉門涕泣不已，服毒死。餘皆食其言。詳見明史。安知矢約歸〔校〕青本下有字。後，不聽牀頭人鳴泣哉？邑有快役某，每數日

不歸，妻遂與里中無賴通。一日歸，值〔校〕青本值上有適字。少年自房中出，大疑，苦詰〔校〕青本下有其字。妻。

妻〔校〕青本下有堅字。不服。既於牀頭得少年遺物，妻窘無詞，惟長跪哀乞。某怒甚，擲以繩，逼

令自縊。〔校〕青本作經。妻請妝服而死，許之。妻乃入室理妝，某自酌以待之，呵叱頻催。俄妻

炫服出，含涕拜曰：「君果忍令奴死耶？」某〔校〕青本下有以字。盛氣咄之。妻返走入房，方將結

帶，某擲盞〔校〕上二字，青本作執璣鏘然。○〔何註〕璣，阻限切，音醜，玉爵也。夏曰璣，殷曰斝，周曰爵。說文：或作盞。呼曰：「哈，〔呂註〕左思吳都賦：東吳王孫，飄然而哈。注：楚人謂相調笑曰哈。

○〔但評〕此一字誤了多少講忠孝、講氣節人。返矣！一頂綠頭巾，〔呂註〕國憲家猷：春秋時，有貨妻女求食者，謂之倡。夫以綠巾裹頭，以別貴賤。或不能

壓人死耳。」遂爲夫婦如初。此亦大紳者類也，一笑。」

〔馮評〕蠅能倒棲，蠅之異也；鳥能騰空，鳥之異也。夫子言之：十室必有忠信。十室之異人，童子亦知敬

讓，童子中之異人也。即飛仙劍客世不常見，而不知得遇異人者即異人也。天下之大，何所不有。己爲妄人，將以善人爲惡人；己爲俗人，將以聖人爲凡人。先哲詩云：英雄見慣只常人。家有賢而不知，鄉有賢而不知，心有佛而不知，家有佛而不知。張眉露目，海底撈月，更何處求異人哉！

〔何評〕忠臣孝子，出於血性，是乃仁術也。乃人自有之，而自朱之，更於何處求異術哉？

遼陽軍

沂水某，明季充遼陽軍。會遼城陷，爲亂兵所殺；頭雖斷，猶不甚死。至夜，一人執簿來，按點諸鬼。至某，謂其不宜死，使左右續其頭而送之。遂共取頭按「校」遺本項上，羣扶「校」遺本下有掖字之，風聲簌簌，行移時，置之而「校」遺本無上二字去。視其地，則故里也。沂令聞之，疑其竊逃。拘訊而得其情，頗不信；又審其頸無少斷痕，將刑之。某曰：「言無可憑信，「校」遺本無信字但請「校」遺本無請字寄獄中。斷頭可假，陷城「校」遺本作城陷不可假。設遼城無恙，然後受「校」遺本作即刑未晚也。」令從「校」遺本作然之。數日，遼信至，時日一如所言，遂釋之。「校」青本無此篇。

張貢士

安丘張貢士，寢疾，仰臥牀頭。忽見心頭有小人出，長僅半尺；儒冠儒服，作俳優

何註俳優音牌憂，漢書，東方朔傳，朔好詼諧，武帝以俳優畜之。

狀。唱崑山曲，音調清徹，說白，自道名貫，一與己同；所唱節

末，皆其生平所遭。四折既畢，吟詩而沒。張猶記其梗概，爲人述之。高西園

呂註高西園名鳳翰，

號南阜山人，膠州人，以諸生薦舉，官歙縣丞。

晤杞園先生，

呂註張杞園名貞，字起元，安丘人。康熙壬子拔貢生，舉宏博，授翰林院待詔。

曾細詢之，猶述其曲文，惜

不能全憶。

校抄本無高西園至全憶一段。

高西園云：『向讀漁洋先生「池北偶談」，見有記心頭小人者，爲安丘張某事。余

素善安丘張卯君，意必其宗屬也。一日，晤間問及，始知卽卯君事。詢其本末，云：

當病起時，所記崑山曲者，無一字遺，皆手錄成冊，後其嫂夫人以爲不祥語，焚棄之。每從酒邊茶餘，猶能記其尾聲，常舉以誦客。今并識之，以廣異聞。其詞云：

「詩云子曰都休講，不過是都都平丈（相傳一邨塾師訓童子讀論語，字多訛謬。其尤堪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笑者，讀『郁郁乎文哉』爲『都都平丈我』。全憑着佛留一百二十行（村塾中有訓蒙要書，名『莊農雜字』。其開章云：佛留一百二十行，惟有莊農打頭強，最爲鄙俚）。「玩其語意，似自道其生平寥落，晚爲農家作塾師，主人慢之，而爲是曲。意者：夙世老儒，其卯君前身乎？卯君名在辛，善漢隸篆印。」〔校〕青本無此段。

〔附池北偶談一則〕安丘明經張某，當晝寢，忽一小人自心頭出，身材半尺許，儒衣儒冠，如伶人結束。唱崑山曲，音節殊可聽。說白、自道名貫，一與己合。所唱節末，皆其生平所經歷。四折既畢，誦詩而沒。張猶憶其梗概，爲人述之。

〔何評〕此疑是貢士心神。

〔但評〕人之一生，不過一場戲耳。祇要問心，自己是何脚色，生平是何節末。要作鬚眉畢現，毋爲巾幗貽羞；要認本來面目，毋作粉臉逢迎；要求百世留芳，毋致當場出醜。能令人共看有好下場。

愛奴

河間徐生，設教於恩。臘初歸，途遇一叟，審視曰：『徐先生撤帳矣。明歲授教

「校」青本作徒。

何所？」

「校」答，青本作笑應。

曰：『仍舊。』

「何評」酷肖。

叟曰：『敬業姓施。有舍甥，延求明師，

適託某至東曠聘呂子廉，渠已受贄稷門。

「何註」受贄，贄，執以相見之禮，謂已受門聘也。

君如苟就，束儀請倍於恩。』

徐以成約爲辭。叟曰：『信行君子也。然去新歲尙遠，敬以黃金一兩爲贄，暫留教之，

明歲另議何如？」

「校」青本作若何。

徐可之。叟下騎呈禮函，且曰：『敝里不遙矣。宅綦隘，

「校」上二字，青本

作隘

飼畜「何註」飼，喂養也。畜，馬也。

爲艱，請卽遣僕馬去，散步亦佳。』徐從之，以行李寄叟馬上。行

三四里許，日旣暮，始抵其宅，漚釘獸環，

「呂註」門浮漚釘也。童軒詩：別院頻翻鷲管玉，長門深鎖獸環金。「何註」漚釘，義訓曰：門飾金謂之鋪，鋪謂之鐻，音謳，俗謂浮

漚釘也。獸環，名義考：門環雙曰金鋪，單曰曲。戊。曲亦作屈。一曰屈膝。獸環，獸口銜環也。

宛然世家。呼甥出拜，十二四歲童子也。叟曰：『妹夫

蔣南川，舊爲指揮使。止遺此兒，頗不鈍，但嬌慣耳。得先生一月善誘。當勝十年。』

未幾，設筵，備極豐美；而行酒下食，皆以婢媪。一婢執壺侍立，年約「校」青本無約字。十五六，